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毛麻绳

□朱广辉

毛家在青龙镇不是旺族。毛家人居住在镇子的西南角，距镇中心有五里路，说毛家人是镇子上的人有些牵强，说不是镇子上的人吧，他们又挨着镇子。

毛家人在青龙镇没有地产。他们的先祖迁到这里时以养狗为生，后来出了疯狗的事，就不再养了，靠着镇子瞅了个营生。

毛麻绳叫啥名字没人知道，反正他在紧挨李贯河的皂角树下支了一个打绳机。

说是打绳机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铁匠打个“L”形的铁棍，头上放个穿绳的眼，加一个横担就成了。

毛麻绳的老婆摇那个铁棍，毛麻绳给麻绳续麻。

绳搓好了，毛麻绳去卖。

毛麻绳在街上租不起门面，他游乡。

人家卖东西，一天能跑百十里。毛麻绳卖货独特，一天就去一个村，先是在村头吆喝，毛麻绳的绳来了，想要的就来挑，然后再也无话，身子靠在一棵树上闭眼睡觉。有人来问价钱，他打个手势一比划，又闭上眼睛。

绳子是实用品，居家过日子谁都得用绳，攀软床、晒被子，有庄稼的春种秋收都离不开绳，甚至死了人抬棺材都得用绳。

毛麻绳卖绳一口价，要就再叫一声，不要他闭着嘴也不再搭理你。

中午了，都该吃饭了，有心肠好的老太太给他端来一碗饭，他也不说谢谢，好像人家该给他端这碗饭。

再等等真没人给他端饭了，他会骂，娘的，这村的人真抠。尔后，他会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个玉米面锅饼，满嘴掉渣地吃。

毛麻绳有个儿子叫毛蛋，是个泥瓦匠。毛蛋在建筑队里既不是领活的，也不是站角的。

建筑队活跃在镇子上，用现在的话说是公司注册地就在青龙镇，但工匠中镇子上的人少，多是些十里八村的乡下人，这样毛蛋也沾了点儿街上人的光。

没有人知道毛麻绳的儿子是毛蛋，连建筑队里的人都不知道偶尔去他们村卖绳的黑老头是毛蛋的爹。

这天，毛蛋的儿子摸到皂角树下。

毛麻绳两口子正忙着打绳。

孙子：爷，我饿，俺家没馍了，俺娘让我给你要个馍。

爷：饿了来找爷，平时来找过爷吗？

孙子：我不饿得慌，来找你弄啥？

爷：你家熬肉吃你来找过爷吗？

孙子：俺家做肥肉片子，我娘害怕人家看见让关上门。

爷：爷吃过你家的肥肉片子没？

孙子：没有。

爷：你有好东西都不让爷吃，你想爷会给你吃吗？

孙子：我叫你叫爷哩。

爷：你给我弄肥肉吃，我叫你叫爷。

毛麻绳说这些时，声音很平和。他的老婆在给打绳机续麻，她对爷孙俩的话无动于衷。

为给儿子毛蛋娶媳妇，他们耗光积蓄还借了钱庄的高利贷，可自打媳妇娶到家，毛蛋他娘再没有听到媳妇叫过一声娘。

孙子站在那儿哭。他们继续打他们的绳。孙子哭累了，歪在一边睡。他们仍在打绳。

日已过午，孙子醒了，他打打身上的土，瞪老两口一眼走了。

老两口放下打绳机回屋里做饭。

毛麻绳：儿子不孝，媳妇不孝。

老婆：俩人不孝顺，教出来的儿子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
毛麻绳：炕好面油馍，别太苦了咱自己。

老婆：中，你烧锅，我给你炕。

孙子到家先喝一瓢凉水。

母亲：孩子你吃肉了，恁渴？

孙子：狗屁都没摸着。

母亲：不是叫你去要馍吗？

孙子：他们不搭理我。

母亲：你说你叫他叫爷哩。

孙子：他说我要让他吃肥肉，他叫我叫爷。

母亲：这俩老龟孙，等老了不养他们，攒着钱留着买棺材吧。

毛麻绳不是不愿意游乡，他知道绳这东西虽说是实用品，但不是必需品，真急着用，买家会挨庄子找他。他有个规矩，一个村就摆一天摊，一个村一个村地排，全镇排一遍正好半个月，阴天他就在草棚子底下打短绳。

这天，毛麻绳到李贯河北岸的赵村摆摊卖绳。

赵村有棵大柿树，是青龙镇当地少有的磨盘柿。

时值初冬，柿叶落尽，只留一树火红的软柿。

毛麻绳就靠在柿树粗壮的树干旁。

偶有柿子落下，他闭目等待，又有两三个落下，他才去拾。

日已过午，他的生意还没有开张，也没有人给他送饭，他只吃了几个凉柿子。

这时有个兜白布的妇女喊醒他。

妇女：你有短绳没？

毛麻绳：有，长短绳都有。

妇女：我想去死，你给我一截成吗？

毛麻绳：我这绳买麻得钱，打绳费工，想要绳得掏钱。

妇女：我没钱。

毛麻绳：没钱买绳，你去投河，李贯河的水深，也不用花钱。

妇女：我怕淹着难受。

毛麻绳：吊死也不好受。

妇女：我想让你劝劝我。

毛麻绳：自己想死谁也劝不住，不想死不劝也不死。

妇女在身上摸索一阵子，掏出几张票子。

毛麻绳抽出来一张，递给她一根绳。

妇女接过绳，泪就出来了。

毛麻绳又将身子倚在柿树上假寐。

第二天，毛麻绳去程楼摆摊卖绳。

一个买绳的妇女说，平岗的老婆想不开，大天白哩吊死了。

另一个妇女说，平岗不才病死没两个月吗？

买绳的妇女说，她婆婆天天逼着她改嫁。

另一个妇女说，看看，就托生成人苦啊。

毛麻绳：她吊死用的是我的绳。

买绳的妇女：你说的啥话，不买了。